培养外语人才：美国空军如何与民间高校合作共赢

Civilian Language Education in America: How the Air Force and Academia Can Thrive Together (English)

约翰·康威，美国空军退役上校（Col John Conway, USAF, Retired）

高等教育主要是为政府和其它部门长期提供普通与专业人才。它是蓄水库，而不是水龙头。虽然它能够对政府需要的稀罕“彗星”要求做出快速反应，但它的强势在于保持一个资源“星群”。

— 南希·L·卢瑟（Nancy L. Ruther），耶鲁大学

2006 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首次提出：美国国防部的外语人才规划部门应该重视军官入伍前外语教育，而不是花费时间和财力安排新入伍和二期入伍军人学外语。2010 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再次提及这个问题。[1]“军官入伍前外语教育”一般是指接受正规高校的外语课程，因此可以认为这两份最近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意在加强军官训练团的外语技能。然而，如果军队不了解美国高校的外语教育系统能提供什么，也不为其办学方向提供指引，那么军队拓展军官入伍前外语训练的努力将继续受挫。

我们现在仍能感受到一战时期美国外语教育领域发生的变化的影响。一战前的几十年见证了高中和大学都火爆注册外语课的现象，它反映出国家牢固的移民传统。[2]德语学习获得了“崇高”地位，因为美国的公立学校接受了德国的教学模式。许多人认为德语是有教养人士的语言，所以德语占 1915 年公立高中所有语言教学的 24%。[3]学习注册人数超过德语的只有传统拉丁语（37.3%）。而且，美国所有大学中有三分之一要求申请入学者学习过 2-4 年的德语或法语，还有 85% 的大学要求未来的学生在注册入学前通过一项外语能力测试。[4]

美国 1917 年参战以后，德语在反德情绪的浪潮中几乎从所有高中课程表上消声匿迹，只吸引了选修外语的所有学生人数中不足 2% 。[5]注册法语和西班牙语的人数增多，但是两者都没能达到以往德语的人数。拉丁语仍是热门，但是由于德语课程减少，致使一些学生干脆一门外语都不学。[6]随着德语的边缘化，法语成了新的崇高语言，演变成专为想上大学的人开设的语言课。[7]在这种趋势推动下，只有准备继续报考大学的学生需要修学外语以满足高考要求，而准备高中毕业后就找工作的学生则彻底放弃外语课。因此，一度几乎遍及美国整个教育领域的学外语热潮，在一战后的几十年中持续冷却。[8]

但是，一个更糟糕的趋势出现了：到 1920 年时，已经有 22 个州禁止外语教学，其中有些州宣布八年级以下的任何外语教育为不合法。[9]这种最初受一战期间反德情绪所煽动起来的语言排外症更受另一种思潮的驱动，即公民如果不用英语来学习美国理想的话，就不可能理解或尊崇这些理想。于是，外语教学被视为“非美国”或者说“不爱国”行为。[10]学习另一种语言使学生接触到其他文化，故而会分散他们的忠诚，诚如当时内布拉斯加州的一项法规所述：“让移居本地的外国人子女从幼年起就接受父母国家语言的

教育，就等于是把那种语言作为母语来培养他们。这种教育的结果会使他们养成以那种语言来思考的习惯，自然而然会给他们灌输不符合美国最高利益的理念与情感。”[11]

这种法律最终在 1923 年被一项最高法院裁决所推翻。[12] 然而破坏已经造成，在其后 40 年中，外语教育在小学中几乎绝迹，到了高中才设外语课，孤立主义在美国的高涨使外语学习成为爱国主义的敏感话题。[13]

就这样，国家把外语教育是长期培养过程并应从小开始这个基本道理拦腰斩断。1940 年有一份关于高中应该设哪些课程的国家报告建议删除外语及一些其他学科，因为高中如果开设“过于学术化的”课程，会造成太多学生不及格。[14]

这个后遗症延续至今。2001 年的《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强调测试学生的阅读和数学能力，而排除了许多其它科目，其中包括外语。[15] 在 2007 年的一次联邦外语战略参议院小组委员会听证会上，专题小组成员特别批评了这项法案，指出这种标准化测试方式阻碍把外语教学纳入学校课程，一位发言人更直言不讳地说：“外语受排挤应归咎于《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16] 应用语言学中心最近的一项调查指出：这项立法负面影响了约三分之一设有外语课程的公立中、小学，并称此法案导致学校把资源从外语教学转向数学和阅读中那些可“计入统计”的课程。[17]

语言学习的连续性

小学和高中外语教学和空军有何相干？2002 年进行的一项研究指出：在除美国之外的几乎所有国家里，都把小学外语教育作为学习第二语言这个“连续过程的起点”，而美国则不现实地把培养期缩短，指望以高中 2-4 年或大学 2-4 个学期培养出优秀的外语人才。[18] 这项研究的作者赞同其他许多语言学者的看法：掌握一门第二语言需要长期的学习。总之，学习语言，越早开始越好。

前白宫办公室主任（现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利昂·帕内塔（Leon Panetta）曾说，我国目前的外语教学体制“不连贯”，高中到大学之间的外语学习出现“严重滑坡”。[19] 在 2000 年（能找到中学外语课注册人数最新数据的最近年份）大约有 590 万学生在高中修外语课。[20] 两年后，仅有 140 万学生在大学修外语课。[21]

一种解释认为，许多高中生不上大学，是导致这种落差的部分原因。然而在 2006 年全国 1700 多万名大学生中，仅有 157 万人选修外语课，说明无论是学生个人还是大学校方或者双方面，都继续对外语学习保持一些冷淡。[22] 大部分高校不要求学生必须学习一门外语才能毕业；事实上，连许多博士培养计划也没有外语要求，更遑论要求学生掌握两门外语才能毕业。[23] 现代语言学会在 2006 年对四年制院校进行了调查，这些院校中有 7.8% 报告说没有设置任何外语课程。[24]

况且，学生在大学里选外语课，多数也只选初级课程（第一、二年），他们之中只有不足 20% 的人继续攻读。[25] 高中和大学在外语教育上如此松垮，大学中读完 4 学期基础外语后再继续深造的学生是如此之少，这个令人心酸的现实表明，大学外语教育很难满足空军的需要。

对语言教育的简单量化评估

大学外语教学要达到什么水平才能培养出满足军队需要的人才？学时数与国防部外

语测试成绩之间是否存在着关联？一方面，有些学者声称：学习积极性与天赋不可量化，所以没有公式能精确判定需要多少课时才能使学生达到相应程度的语言能力。另一方面，也有各方面语言权威企图对上面提到的相关性做出量化分析。

“国际语言圆桌会议”（ILR）把 1/1 级听 / 读能力界定为“初级水平”。1 级水平的听力意味着能听懂满足生存、礼貌、旅行基本需要的会话。1 级水平的阅读能力表示能充分理解简单的意义连贯的句子。[26] 国际语言研究中心的计算是：150 个课时能够培养出罗曼语系和日耳曼语系语言（被认为最容易掌握)的 1/1 级能力。[27] 在这根标尺的另一端，阿拉伯语、汉语普通话、日语、朝鲜语 — 对讲英语者而言最难学的一些语种 — 需要高于这个数字两倍多的时间（350 课时），相当于将近八个学期的大学教学（假定四个学期的大学语言课程等于大约 180 个小时的课堂教学）。[28] 在大多数高等院校，八个学期肯定能保证学生副修一门语言。（见表 1：ILR 按语言难度计算的各级熟练程度所需课时数。请注意：任何 3 级以上能力都需要在该语言本土环境中经历融入式学习。换言之，课堂教学只能把学生培养到这一级的水平。）

而且，由于民间大学外语教学的节奏通常相对轻松，不像在国防语言学院或外事学院那样紧张和有目标，所以学生可能不得不花更多的课时数才能达到国防部外语能力测试的同等成绩。[29] 根据 2005 年对国防语言学院代理校长的一次访谈，该院的法语学生“在大约六周时间内突击学完一本标准大学法语教材”。[30] 还要指出的是：为达到熟练程度所投入的小时数通常呈几何级而非线性增长，这一事实严重影响着那些希望提高外语技能但学习时间有限的学生。获取基本外语能力需要相当多时间，获取高级外语能力需要投入更多时间，这对那些在和外语能力没有直接关联的任何空军部门中工作并想学外语的人造成困境。例如，医务人员如参加国际卫生服务组织的外语学习项目，将不得不从临床工作（以及作为医务专业人员必须完成的

表 1：ILR 按语言难度计算的各级熟练程度所需课时数

ILR 外语说 / 听 / 读水平分级：	1 级	2 级	3 级	4 级
罗曼语系和日耳曼语系（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罗马尼亚语、德语、南非荷兰语、丹麦语、荷兰语、挪威语、瑞典语）	150 学时	400 学时	650 学时	见 (a)
阿拉伯语、汉语普通话、日语、韩语	350 学时	1100 学时	2200 学时	见 (a)
所有其它语言（例如，东欧、非洲和亚洲语言）(见 b)	250 学时	600 学时	1100 学时	见 (a)

(a) 通常情况下，仅通过课堂教学达不到 4 级水平，要求在本土语言环境中大量运用所学语言才能达到。
(b) 印尼语与马来语的学时数大致为：说/读-1 级 = 200；说/读-2 级 = 500；说/读-3 级 = 900。

注：
1. 本表改编自国际语言学习中心的《按语言难度计算的各级熟练程度所需课时数》，美国首都华盛顿国际语言学习中心，http://www.icls.com/FLD/ILRlevels.htm。

2. 达到这些目标的假设是，每五个学时需要学生预习至少 2-3 小时。

3. 此表以美国国务院外事学院的计算为基础，对不同课时期望达到的会话能力进行了调整，以满足民间部门学生的需要。

4. 这些公式有细微差别：外事学院估计：学习罗曼语系的学生将需要 575-600 学时，才能达到 3/3 级水平。参看 Mary Ellen O' Connell and Janet L. Norwood, eds.,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Foreign Languages: Keys to Securing America's Future [国际教育和外语：保障美国未来的关键],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2007), 45. 对于最难学的语言（汉语、阿拉伯语等），外事学院规定：凡参加 88 周语言课程的学生必须在第二年安排去目标语言国家学习。

专业进修教育）中抽出愈来愈多的时间，才能在国防部外语能力测试中取得较高的成绩。这种时间管理难题使空军战士在做好本职工作和提升外语技能之间处于两难。

培养精通外语的军官

2006 年和 2010 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都指出，军队应该强调军官在入伍授衔前尽量学好外语以满足在军队工作的大部分需求，而不是依赖入伍后的外语学习。[31] 军官入伍后第一年需要完成各种密集训练，如飞行学员训练、领航学员训练，或一系列其它技术课程，很少有时间顾及外语学习。

我们还必须重视一个涉及面更大的问题。美国空军的作战军官一般是通过三种途径之一进入现役：美国空军学院（USAFA）、军官训练学校（OTS），和空军后备军官训练团（AFROTC），极少有例外。每种途径都培养一些有外语能力的学员，但在外语教育上的短处也显而易见。

空军学院每年毕业的人数有限，主修或辅修过外语的人寥寥无几。尽管学院也增加了外语课程选择，但仍然远远比不上全美各地民间院校（2006 年约有 219 种外语供选择）。[32]

在写此文的时候，军官训练学校只招收技术背景的学员，如工程学、生物学，等等。语言专业毕业的学生无法经此培养途径入现役。[33] 军官训练学校碰巧也会录入几个以非英语为母语的报考者，但这只是碰巧。总体而言，经由军官训练学校入伍的军官中有外语为母语背景的人数很少。

其结果，美国民间高校代表着国家最丰沛的外语教育“蓄水库”。最近，空军后备军官训练团为外语专业学生所设的奖学金名额大幅增加，很多外语专业学生都有资格申请这些奖学金。[34] 除此之外，加入后备军官训练团的高年级学员可得益于《2009 年国防授权法案》的一项条款，此条款规定修完某外语课程的学员可获得奖金，即便其外语学习不拿学位。[35] 空军预期参加该奖金计划的人数在 2010-2011 学年将增至近 1000 人。[36]

然而，如上所述，美国的教育体制因自身问题而无法满足空军的需求：在接纳空军后备军官训练团分队的那些美国高校中，大约有一半只开设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即所谓“三大外语”课程，另有约 15% 的学校根本就不设语言课程。[37] 倘若空军真希望新军官进现役前就完成必要的外语训练，就应考虑把后备军官训练团分队设置到那些提供多语种课程的民间院校，或在容纳后备军官训练团的民间高校中推动外语课程改革。[38]

美国公法 111-288（2010 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即经由该项国会报告成为法律）第 529 节把这一概念再推进一步，授权国防部长“在正规大学、高等军事院校或其它类似高等教育机构建立语言培训中心”，以加速培养“关键与战略性语种的基础性专业人才”。它批准了军队利用国家各院校全面开展外语教育、并且对国防部所有军职和文职人员开放。这条法律也特别重视这些计划与后备军官训练团的整合。[39] 虽然该法律何时得到实施目前尚难预料，但是它的确突出了高等院校将在军队外语教育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尽管这些努力有助于全面推动民间院校设置小语种课程，以让后备军官训练团学员获得这类外语学习机会，但学术界与军界的语言目标还是有着显著不同。学术界秉承纯知识学习的理念，有别于国防语言学院甚至

空军学院的培养目的。比如，民间学院不必匆忙在六个月内培养出 24 名达里语毕业生，只需把达里语作为一门语言来探索。又比如，民间院校没有责任必须培养出达 3/3 级水平的乌尔都语语言专家，开设乌尔都语课程几乎都只是偶然，对它们而言，有胜于无，但绝非必须。

即便民间院校设置小语种课程，始终需要面对经费难题。按照杜克大学国际事务副教务长吉尔伯特·默科斯（Gilbert Merkx）博士的说法，美国院校的语言大厦“宏伟但脆弱”。他认为许多小语种课程可能会“销声匿迹”，除非获得联邦政府的资金来维持。[40]

还有，军队现在强调外语能力不仅是读和听，而且要能会话。[41] 但这种高级会话能力要求不符合学术界传统的语言学习法，后者强调的是语法和文学，尤其是在基础外语课期间。诚然，学校也开设口语课，但是这些课大多安排在学习过程的后期，是建立在掌握语法和词汇技能的基础之上。整个学术界都采用相同的外语教学方法，都以文学为主，而不是针对学生的工作需要灵活设置课程。[42] 有人将这种形态视为“工具”派和“正规”派之间的冲突，前者由“独立外语学校”采用，学生需要什么就教什么；后者由高校外语系采用，主要学习内容是文化与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认知结构和文化知识。[43] 现代语言学会在 2009 年发表的一份白皮书进一步强调了这种正规教学法：“语言文学需始终作为英语系和其他语言学系教学的中心内容……文学的作用需加以重视……语言学习应该是文学研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44] 尽管这种传统方法始终是人文学科的最佳教学方式，现代语言学会属下一个专题委员会的确讨论了设置笔译和口译课程的必要性，理由是有一个巨大的“未满足需求”。[45]

国会已经建议把后备军官训练团外语和文化培养补助经费拨给最大的“输送学校，尤其是那五所老牌军事学院”，用于开设关键外语课程。[46] 这五所院校 — 南卡罗来纳州军事学院、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北佐治亚学院及州立大学、诺维奇大学、德州农工大学 — 除开设“三大外语”课外，还有各类小语种课程，其中阿拉伯语和汉语最为普遍。弗吉尼亚军事学院与德州农工大学开设最高级课程，但这五所院校都遵行大专院校普遍采用的以文学为中心的教学法。[47]

在学院式教育和定向性教育之间，形成差异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是，前者节奏相对轻松而后者强度大。国防语言学院用一年左右时间培养出阿拉伯语语言专家，其程度相当于普通大学四年课程，此四年中暑假不上课，或者有一个暑期到国外融入环境学习。许多语言专家认为：如果不主修外语，很难成为合格的外语人才。[48]

最后一点，外语专业学生普遍没有动力加入空军。空军在专业军官代码中没有为外语、翻译等人员设置专业岗位，也没有提供他们真正的用武之地。空军后备军官训练团目前在军官授衔时没有外语能力要求，新军官入伍后也少有机会马上运用外语技能。[49]

外语课注册人数

两年制和四年制院校的外语课程注册人数都持续增加，在 2002 年到 2006 年期间增长了近 13%（见表 2）。2006 年有约 158 万学生注册外语课，比 1960 年选修外语的学生（608,749 人）增长了 260%。然而从比例上看，2006 年的这个数据相当于高等院校 1,765 万学生总数的 8.9%，只及 1960 年 16.1% 这个比率的一半。[50]

西班牙语是 1970 年以来高校最普遍开设的外语，2006 年选修此课程的学生高达 822,985 人，盖过了选修所有其他外语课程人数的总和（约 755,000 人），这一趋势从 1995 年保持至今。法语遥居第二（206,426 人），德语第三（94,264 人）。令人吃惊的是，美国高校中名列第四的热门语言是美国手语，其选修人数为 78,829。这四门语言占 2006 年所有院校语言课注册人数的 76% 以上。然而，空军部队里会说西班牙语、德语和法语的已大有人在，我们或许有理由说非洲司令部责任区需要法语，不过，美国手语根本就没有实际军事用途。[51]

对这个表里的总数，需要做些说明与提示。这些数据反映的是粗略数字，并不表明学生是否在同一时段兼修了一门以上的外语，若是如此将会使累计总数降低。如果从数据中除去两年制大专学校，初级外语课占注册人数的 78% 以上（约 915,000 人），那么修高级课程的就是其余的 22%(约 255,000 人)，其比率为 7:2。[52]

况且，这些数据没有明确指出口语课的数目，想必属于高级班。由于高级班中选修西班牙语、法语和德语的有 198,598 人（这个数字占到高级班 255,105 总人数的将近 78%），这意味着高校中教授小语种高级课程的学校寥寥无几。[53]

无论如何，小语种毕业生数量在总体上还是呈增长趋势。根据国家教育统计中心的毕业生数据，美国高校在 2007—2008 年颁发了 17,866 个外国语言文学学士学位，其中近 72% 是西班牙语(9,278 名)、法语(2,432 名）和德语（1,085 名）。[54] 剩下的部分是小

表 2: 2002 年和 2006 年秋季美国高校外语课注册人数（语种按 2006 年各语言总数递降排列）

	2002	2006	变化率 (%)
西班牙语	746,267	822,985	10.3
法语	201,979	206,426	2.2
德语	91,100	94,264	3.5
美国手语	60,781	78,829	29.7
意大利语	63,899	78,368	22.6
日语	52,238	66,605	27.5
汉语	34,153	51,582	51.0
拉丁语	29,841	32,191	7.9
俄语	23,921	24,845	3.9
阿拉伯语	10,584	23,974	126.5
古希腊语	20,376	22,849	12.1
圣经希伯来语	14,183	14,140	–0.3
葡萄牙语	8,385	10,267	22.4
现代希伯来语	8,619	9,612	11.5
朝鲜语	5,211	7,145	37.1
其他语言	25,716	33,728	31.2
总计	1,397,253	1,577,810	12.9

摘自 Nelly Furman, David Goldberg and Natalia Lusin, *Enrollments in Languages other than English in United States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Fall 2006* [2006 年秋季美国高校非英语语言的注册人数], (New York: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13 November 2007), 13, table 1a, http://www.mla.org/pdf/06enrollmentsurvey_final.pdf.

语种学位，仍然可观，共为 5,071 名（其中汉语 289 名，阿拉伯语 57 名），这批人很可能成为新军官的丰富来源。[55]

小语种的崛起

除圣经希伯来语之外，其它前 15 种语言的选修人数都在持续增长，可喜的是，这大部分语种都是空军需要的。其中阿拉伯语（现代标准语）和汉语（普通话）的学生人数自 2002 年起增长最快（分别为 126% 和 51%），而且，开设这些课程的院校数量也大幅度增多。[56]

这两种语言都属于我们通常所指的小语种语言类。尽管“小语种”的说法不解自明，但这个概念本身需要做些说明。事实上，小语种包括“三大外语”之外的所有其它语言。有些，比如伊博语，其使用人群很小。小语种中的大部分语言在整个学术界都不易找到选修的地方，像豪萨语和约鲁巴语这些非洲语言，以及马来语和印尼语这些环太平洋地区的语言，就是如此。[57]

全国各地都有教授这些小语种的地方，但通常只由规模较大的院校提供，其中有些大学为这些语言设有正规的教育中心。班级通常很小，有时没有固定的教师，而借助拿福布赖特奖学金来美国进修的讲母语的访问学者授课。典型的情况是，今年开设一门小语种课，明年就可能停下来；课本可能要临时编；而且教学质量可能参差不齐。[58] 虽然通常认为小语种难学，其实这些语言的难易程度各不相同，有些并不比法语或西班牙语难学（比如葡萄牙语和斯瓦西里语），而有些则相当难（如汉语、日语、朝鲜语和阿拉伯语）。[59] 毫不奇怪，空军和其它军种都非常愿意从学术界这个蓄水库吸取许多小语种人才。

外语教育的“社会需求论”

也许在美国，人们确实没有感到缺少讲外语的人，缺少的是对外语人才的正式需求— 这种观点被描述为“社会需求模式”。该模式揭示需求（在此指各类小语种人才）与实际产品（西班牙语、法语、德语专业的学生，而本文前面已经提到，空军中这类语言人才已经很多）之间的缺口。[60] 该理论的支持者指出，为了精确地描述这个社会需求模式，就需要给出需求的详细信息。也就是说，如果你不确切知道你需要什么，你就无法提出需求。所以，既然提不出具体的需求，你就只好有什么接受什么了。

虽然国防部对外语人才需求做了全面评估，但还不足以明确促动学术界开设具体的外语课程。前面谈到，高校学生选修阿拉伯语和汉语非常踊跃，这个趋势令人鼓舞，不过对阿拉伯语的兴趣很可能源于 2001 年 9/11 事件以及在伊拉克的军事活动；学习汉语人数的增多也许是由于意识到中国在未来几十年将成为一个旗鼓相当的竞争对手，另一个原因可能是第二代华裔美国人想更好地了解和欣赏自己的民族文化。这些原因似乎更合乎情理，而不是因为国防部发出了明确的号召。另一方面，学习美国手语的学生人数在同时期显著增多且呈现几乎同样强劲的增势，又无法用以上任一种原因来解释。除非国防部的具体外语需求与外语人才蓄水库即美国高等院校之间建立起明确的联系，在此之前，双方将在不同的轨道上行驶，相遇纯属偶然。

从两年制大专找人才

在美国，最渴求人才原坯的用户当数大学美式足球教练，他们提前几年就做好人才

规划 — 这儿要个外线卫，那儿需要个弃踢员 — 并从高中球队寻找最佳人选，然后百般游说，甚至不择手段，不惜违反常理和全美大学生体育协会的规定。毫不奇怪，这些招募高手更常常能在大专学校中发现货真价实的人才。这些队员虽然缺少四年球场资历，但比高三或高四学生已多踢了两年球。教练能认真挑选，并放在最合适的位置磨练。如果大学足球教练能从大专学校中招到最好的球员，那么空军和后备军官训练团的外语负责人也能招到优秀的外语学生。

美国的两年制大专和职专在过去十年中大力发展外语教育，尤其是汉语、阿拉伯语和日语。[61] 两年的外语学习当然达不到精通程度，特别是像阿拉伯语和汉语这些较难学的语言，但这是一个开端。更重要的是，外语学习注册人数显示了学生的兴趣和意愿。从网上简单搜索一下，就能找到哪些院校在开设国防部感兴趣的外语课程，许多这样的社区学院就开设在族裔群居社区的附近。例如，很多开设汉语普通话课程的两年制大专都在美国西海岸，这当然不是巧合。

然而我们必须注意，两年制大专开设某些外语课程时，需要考虑学生报名人数多寡和有无师资，故而不稳定。尽管如此，军方应可充分利用这些大专学校现有的外语课程，从其学生中发现有基本语言功底和天赋的潜在外语人才，这是一种节时省钱的可取途径。比如，空军可以从这些已完成两年外语学习的大专毕业生中选择所需语种的人才，招入后备军官训练团，直接送入四年制大学的最后两年继续深造，完成外语学位。显然，空军征兵人员和后备军官训练团分队的“教练们”应当注重这条途径。

观察和疑问

国防语言学院的外语中心定期培养出难学语种的合格外语人才，但是我们不能指望它有求必应，随时为所有军种提供所有语种的人才。我们应把美国民间院校外语教育作为另一个渠道，通过这个渠道为美国空军及姊妹军种培养合格的外语人才。

空军后备军官训练团已注重外语人才培养，开始招收特定外语专业学生并通过执行外语人才补贴政策作为鼓励。然而，这种做法不是受需求驱动，也没有前瞻性，后备军官训练团与大学外语系之间缺乏沟通，所以大学管理层不注重军队的需要。

国防部在确定外语人才需求方面的程序并不完善，现有程序中缺少对各军种的具体外语要求。这种缺失导致空军认为本军种内并不需要多少语言人才，但这种看法很可能并不正确，并因此造成整个军种不重视外语人才培养。这种态度还忽视了现代军事行动的联合性质，忽视了每年有一万多名空军官兵部署到联合远征训练基地的事实，他们基本上就是和陆军及海军陆战队一道，共同执行“陆军靴子”的地面任务。既然我们是在和陆军及海军陆战队并肩作战，既然他们重视外语训练，我们有什么理由不重视？既然现实情况要求我们对外语不仅要会读会理解，还要会说，我们又如何满足这种不断增长的需要？还有，我们应如何训练和测试这些外语技能？

最后，既然我们目前开始重视军官入伍前的外语培训，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些新军官刚学到的但很不扎实的外语技能？我们是否应该认可他们的努力并发放外语技能奖金作为鼓励？我们是否应该把他们分配到能发挥外语特长的岗位上？更实际地讲，我们

是否应认可他们的外语能力，做到人尽其才，使他们愿意留在军队中？

对今后的建议

以下的建议涉及到如何利用美国高校资源来提高空军部队的外语人才培养，这些建议不仅适用于空军，也可供姊妹军种和国防部借鉴。

首先，空军应该解除对非技术专业的限制，从而允许外语专业毕业生申报军官训练学校。许多大学生和毕业生是在民间就业市场求职无果才选择军人职业。根据现代语言学会进行的一项研究，在对主修外语的大学毕业生进行的全国调查中，政府公务员没有被看成是一种“职业类型”，而可能被湮没在比例为 6.3% 的“其它职业”类中。对大多数外语毕业生来说，任何类型的政府公务员工作 — 包括从军 — 都不是他们优先的职业选择。[62] 如果招收非技术性专业可能违反军官训练学校的政策，那么空军应该将外语定为“技术性”专业。

顺着相同思路，必须将征募关键外语人才列为一项征兵优先。不仅军官层面缺乏外语人才而形成“新发现”的渴求，士兵和士官层面对外语人才的需求也有增无减。[63] 这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只是后者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但士官队伍也应将招募外语人才列为优先。

借鉴陆军在该领域的成功经验，空军征兵局应探索如何从美国许多外语族裔群居社区挖掘外语人才。[64] 现代语言学会绘制的语言地图就是一个简便精确的好工具，可帮助我们找到这些社区并发现人才。[65] 但是招兵人员应该知道，这些“天生的外语人才”大多需要进一步的训练，才能有效执行军事任务。

空军应该带头执行新的国会立法，在大专院校建立外语研究中心。选择合适地点时，应首先考虑那些接纳空军后备军官训练团分队的院校和靠近空军基地的院校。另外，空军可以在许多院校现有关键外语中心的课程基础上增设小语种，以满足军队的外语需要。例如，德州农工大学作为一项国会研究和 2010 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列举的五大“军事学院”之一，不仅拥有一支优秀的军校学员队伍，而且还有一支庞大而多元的师生队伍，它具备发展能力，也具备多元化环境，是这项努力的理想选择。

我们也应该运用社会需求理论，和高校外语系共同讨论课程设置，强调初级口语课程对后备军官训练团学员的重要性，让他们有机会读这些课程，并作为鼓励训练团学员学习外语的一种措施。作为进一步推动，空军后备军官训练团各分队应和在大学里的其他训练团培养计划保持协同，形成统一口径，明确提出军队需要学校开设哪些语种课程。

在美国的高中，我们应鼓励空军青少年后备军官训练团学员选读学校的外语课程，这一举措不费空军分文，但帮助把外语教育链延伸到高中层次，提高中学对外语课程的“需求”意识（一举两得），这样做还有助于向空军青少年后备军官训练团学员灌输空军“全球”观。在高中设置这些课程，也能鼓励更多高中学生竞争后备军官训练团高年级外语奖学金。训练团中也可开展一些奖励措施，例如举办校际外语竞赛（类似于军事操练比赛），为外语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授勋带，等等。[66] 鉴于美国大多数高中所能提供的外语课程语种有限，学生选修任何一门外语 —

甚至拉丁语 — 都会成为进入后备军官训练团的优势。

要完善这条教育链，空军应当鼓励愿意做教师的语言专业人士担任空军青少年后备军官训练团教员，或者更理想的是，依据国防部“军人当教师”计划返回校园担任外语老师。为了展现外语的军事用途，我们应鼓励那些“有亲身经历”的军人现身说法，做学生的导师和楷模。最后，也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能让目前国防部和空军对外语教育的重视逐渐淡出视野，再一次重复过去多次发生的“一阵热”现象。

精通一门语言需要漫长的学习过程，最好的做法是及早开始并在整个教育系统中保持连贯，这对国防部需要的那些高难度外语（对西方学生而言）尤其如此。我们必须保持这个外语蓄水库源源不断。♣

注释：

1.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四年防务评估报告],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6 February 2006), 17, http://www.comw.org/qdr/qdr2006.pdf; and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February 2010), 54, http://www.defense.gov/qdr/QDR%20as%20of%2029JAN10%201600.pdf.
2. Paul Simon, The Tongue-Tied American: Confronting the Foreign Language Crisis [哑口无言美国人：遭遇外语危机], (New York: Continuum Press, 1980), 3. Mr. Simon 是前美国参议员。另参看 Deborah M. Herman, “‘Our Patriotic Duty’: Insights from Professional History, 1890—1920”[我们的爱国义务：1890—1920 的专业历史回顾], 表 1.1：公立高中学生学外语。其中提到在 1900 年，“至少 60 万名小学生所受教育的其中一些课程使用德语。”见 The Future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的外语教育前景], ed. Terry A. Osborn (Westport, CT: Bergin and Garvey, 2002), 12. 另参看“Timeline: The Bilingual Education Controversy”[大事年表：双语教育之争], 见 School: The Story of American Public Education [学校：美国公立教育的经历], 2001, Public Broadcasting System, http://www.pbs.org/kcet/publicschool/roots_in_history/bilingual_timeline2.html.
3. Jamie B. Draper and June H. Hicks, Foreign Language Enrollments in Public Secondary Schools, Fall 2000 [2000 年秋季公立中学外语注册人数], American Council on the Teaching of Foreign Languages,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Grant no. PO17A000017-01], May 2002, [5], table 1, http://www.actfl.org/files/public/Enroll2000.pdf. 在 1915 年，有 73% 的高中生学习一门外语，到 2000 年时，这个比率下降到 43.8%。在 1915 年，西班牙语只占高中总注册人数的 2.7%，到 2000 年时，这一比率上升到 30.2%。同上，第 1 及第 5 页。
4. 参看注释 2，第 3 页。
5. 爱荷华州享有这项有争议的“殊荣”，它是第一个禁止在公共场所，如教堂中、火车上，甚至打电话时说德语的州。参看注释 2 中 Herman 文章，第 11 页。
6. 参看注释 2 中 Herman 文章，第 12 页。
7. 参看注释 2 中 Herman 文章，第 17 页。
8. 注册人数在 1948 年降至最低（21.7%），此后缓慢而稳步回升。参看注释 3, [5], 表 1。
9. “这项禁令不包括‘古语或死语’— 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Elizabeth Mertz, Language and Mind: A Whorfian Folk Theory in United States Language Law [语言与思想：美国语言法律中的沃尔夫民间理论], Sociolinguistics Working Paper no. 93 (Austin, TX: Southwest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Laboratory, July 1982), http://ccat.sas.upenn.edu/~haroldfs/540/theory/mertz1.html.
10. 参看注释 2 中 Herman 文章，第 12 页。
11. An Act Related to the Teaching of Foreign Languages in the State of Nebraska [关于内布拉斯加州外语教学的法案], 9 April 1919, quoted in Meyer v. State of Nebraska, 262 US 390 (1923), decided 4 June 1923, Justice Oliver Wendell Holmes dissenting.

12. 即使在当时，法院裁定依据的是第 14 修正案（即:任何州都不准……未经正当法律程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而不是第 1 修正案（言论自由，等等）。讽刺的是，美国教育部 2000 年的一项调查表明：内布拉斯加州七、八年级学生注册外语课的人数为零，而全国平均数为 14.69%。然而，这同一项调查也表明，内布拉斯加州高中生注册外语课的百分比领先全国（达 78.49%）。参看注释 3, [6], 表 2。

13. 在 1920 年代，有多项研究得出结论说：双语教育对孩子有害。这些研究大部分都锁定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孩子，测试用语也是他们最薄弱的语言 — 英语。参看 Harold F. Schiffman, Linguistic Culture and Language Policy [语言学文化和语言政策], (London: Routledge, 1996), 315.

14. 国防语言学院外语中心校长 Ray Clifford 博士 2002 年 1 月 16 日在首都华盛顿国家新闻俱乐部关于语言与国家安全国家通报会上的发言 , http://www.nflc.org/policy_and_strategy/language_and_national_security/nflc_briefing_january_2002/full_transcript.

15. James Campbell, "The Fixes 'No Child' Needs" ["没有孩子" 需要的补救措施], Baltimore Sun, 6 December 2006, http://articles.baltimoresun.com/2009-12-06/news/0912070036_1_minority-students-state-takeover-yearly-progress.

16. "Impediments to U.S. Push on Languages" [美国推动外语学习的障碍], Inside Higher Ed, 26 January 2007, http://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07/01/26/languages.《巴尔的摩太阳报》报道了教育政策中心的一项调查，该调查发现："在全国 15,000 个学区中，有 71% 的学区缩短了……其它学科（包括外语）的授课时间，为的是有更多时间教数学和阅读。"参看注释 15 文章。

17. Nancy C. Rhodes and Ingrid Pufahl,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in U.S. Schools: Results of a National Survey [美国学校的外语教学：一项全国调查的结果],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Applied Linguistics, November 2009), "Executive Summary", 6, http://www.cal.org/flsurvey. 18. 参看注释 2 中 Herman 文章，第 18 页。

19. Leon E. Panetta,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f 'Scandalous' in the 20th Century, What Will It Be in the 21st Century?" [外语教育：如果在 20 世纪就令人反感，那么在 21 世纪又会如何 ?], Stanford University Conference Paper, n.d., 5, https://www.stanford.edu/dept/lc/language/about/conferencepapers/panettapaper.pdf.

20. 参看注释 3, [6], 表 2。

21. Nelly Furman, David Goldberg, and Natalia Lusin, Enrollments in Languages other than English in United States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Fall 2006 [2006 年秋季美国高校非英语语言课注册人数], (New York: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13 November 2007), 13, tables 1a and 1b, http://www.mla.org/pdf/06enrollmentsurvey_final.pdf. 这些数字代表所有现代语言，也包括拉丁文和 "古希腊文"。

22. 同上。

23. MLA Ad Hoc Committee on Foreign Languages, Foreign Languages and Higher Education: New Structures for a Changed World [外语和高等教育：变化的世界需要新结构], (New York: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May 2007), 5, http://www.mla.org/foreign_languages_an.

24. Furman, Goldberg, and Lusin, Enrollments in Languages other than English, [非英语语言课注册人数], 2. 而且全国两年制大专中有 9.1% 没有开设外语课。同上。

25. 参看注释 19，第 5 页，和 注释 21，第 4 页。

26. "Interagency Language Roundtable (ILR) Proficiency Levels" [ILR（跨机构语言圆桌会议）语言熟练水平], http://www.icls.com/FLD/ILR.pdf.

27.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Language Studies, "Classroom Hours to Achieve Proficiency Levels by Language Difficulty" [按语言难度列出的达到熟练程度需要的课时数],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Language Studies, Washington, DC, http://www.icls.com/FLD/ILRlevels.htm. 一般来说，ILR 语言熟练水平借用《国防部外语能力测试》来测量语言能力。

28. Margaret E. Malone et al., "Attaining Higher Levels of Proficiency: Challenges for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达到更高熟练程度：对美国外语教育的挑战],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Applied Linguistics, 2005), http://www.cal.org/resources/digest/attain.html.

29. 根据对国防语言学院（DLI）指挥官的一次访谈，"在 DLI 完成 6 个月西班牙语课程的毕业生，其口语能力通常高于四年制大学西班牙语专业的毕业生。"参看 Tim Kilbride, "Language Emerges as Element of National Security" [语言成为国家安全的要素], American Forces Press Service, 31 March 2009, http://www.defense.gov/news/newsarticle.aspx?id=53726.

30. Katherine McIntire Peters, “At a Loss for Words”[无言以对], Government Executive, 15 June 2005, http://www.govexec.com/features/0605-15/0605-15s3.htm.

31. 2006 年和 2010 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均指出：“我们将注重在一般任务部队军官入伍前训练期间提高这些技能。”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2006, 79; 2010, 54.

32. 见注释 24，第 5 页。除了表中列出的前 15 种语言外，现代语言学会还记述了美国高校开设的其他 204 种小语种语言。

33. 军官训练学校可根据空军的需要，增加或减少专业种类。

34. 参看“In-College Scholarships”[在校奖学金], US Air Force ROTC, http://www.afrotc.com/scholarships/in-college/foreign-language-majors/.

35. “Foreign Language Incentive Pay For Precommissioning Programs”[授衔前军官计划外语奖金], 37 USC, chap. 5, sec. 316a.

36. “Air Force Officials Developing Cross-Culturally Competent Officer”[空军领导培养具有跨文化能力的军官], Air Force News Service, 11 December 2009, http://www.af.mil/news/story.asp?id=123181940.

37. AFROTC 2005 年 8 月简报会，主题：保持联系 — 把语言训练和文化 / 区域教育纳入军官队伍发展计划；幻灯演示：部队代培大学的外语课程。这是整个国防部的问题，也是空军的问题。国防部副部长 Michael Dominguez 指出：1,321 所高校接纳后备军官训练团分队（所有军种），其中 1,148 所高校设有外语课程。然而，他也说明：这绝大多数学校几乎都只教西班亚语、法语和德语，有不足 40% 教汉语或阿拉伯语，不足 10% 教波斯语。尽管我们承认这已高于空军后备军官训练团所在高校 2005 年报导的外语注册百分比，但空军需要的那些语种的比率仍然很低。Senate, Statement of the Honorable Michael L. Dominguez, Principal Deputy Under Secretary of Defense (Personnel and Readiness), before the Senate Committee on Homeland Security and Governmental Affairs, Subcommittee on Oversight of Government Management, the Federal Workforce, and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Lost in Translation: A Review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s Efforts to Develop a Foreign Language Strategy”[言不达意：评估联邦政府制定外语战略的努力], 110th Cong., 1st sess., 25 January 2007, 8, 9, http://hsgac.senate.gov/public/index.cfm?FuseAction=Files.View&FileStore_id=7ce18437-63be-44ea-8f56-87ebbbdc186d.

38. 明尼苏达大学的语言能力高级研究中心（CARLA）是了解哪些地方设有哪些外语课程的极好来源，也是研究这个问题的良好出发点。University of Minnesota, http://carla.umn.edu/. 要了解学校和外语课程设置的详细情况，也可参阅列出的 15 所国家外语资源中心。”Foreign Language Resource Centers”,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http://nflrc.msu.edu/index-1.php.

39.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10 [2010 财年国防授权法案], Public Law 111-288, 111th Cong., 1st sess. (7 October 2009), sec. 529, pars. (a), (b) (4), http://frwebgate.access.gpo.gov/cgi-bin/getdoc.cgi?dbname=111_cong_reports&docid=f:hr288.111.pdf.

40. Dr. Gilbert Merkx, “National Briefing on Language and National Security”[国家语言与国家安全简报会], (remarks at the National Press Club, Washington, DC, 16 January 2002), http://www.nflc.org/policy_and_strategy/language_and_national_security/nflc_briefing_january_2002/full_transcript.

41. 国防语言办公室副主任 Iris Bulls 提交的简报，主题：远程教育：培养 21 世纪的总体力量，2007 年 3 月 15 日。这一评论是根据对战斗指挥官外语要求的早期调查结果。

42. Gaylord George Candler, “Linguistic Diglossia and Parochialism in American Public Administration: The Missing Half of Guerreiro Ramos's Reducao Sociologica”[美国公共管理中的双语制和狭隘主义：Guerreiro Ramos 的 Reducao Sociologica 中缺少的一半], Administrative Theory and Praxis, 28, no. 4 (2006): 553.

43. MLA Ad Hoc Committee on Foreign Languages, Foreign Languages and Higher Education [外语和高等教育], 2.

44.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Report to the Teagle Foundation on the Undergraduate Major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呈交 Teagle 基金会的关于本科语言文学专业的报告], (New York: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February 2009), 3, 6, http://www.mla.org/pdf/2008_mla_whitepaper.pdf. 45. 参看注释 43，第 9 页。

46. House, Building Language Skills and Cultural Competencies in the Military: DOD's Challenge in Today's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培养部队的语言技能和文化能力：国防部在当今教育环境中的挑战], Report of th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Committee on Armed Services, Subcommittee on Oversight and Investigations, 110th Cong., 2d sess., November 2008, Committee Print 110-12, 36—37, http://armedservices.house.gov/pdfs/Reports/LanguageCultureReportNov08.pdf.

47. 参看“Department of European and Classical Languages and Cultures”[欧洲和古典语言文化系], Texas A&M University, http://euro.tamu.edu/;“Modern Languages and Cultures”[现代语言文化], Virginia Military Institute, http://www.vmi.edu/show.aspx?tid=37083&id=100;“Undergraduate Programs”[大学本科专业设置], Norwich University, http://www.norwich.edu/academics/undergrad.html;“Majors and Minors”[专业和副修专业], Citadel University, http://www.citadel.edu/main/academics/majorsminors.html; and“Academic Majors”[学术专业], North Georgia College and State University, http://www.ngcsu.edu/LandingPages/Default.aspx?id=4373.

48. Stephanie van Reigersberg,“National Briefing on Language and National Security”[国家语言与国家安全简报会], (remarks at the National Press Club, Washington, DC, 16 January 2002), http://www.nflc.org/policy_and_strategy/language_and_national_security/nflc_briefing_january_2002/full_transcript. 即便如此，现代外语学会在 2008 年的一份报告观察到：“四年制外语专业学生毕业时的语言能力常常差得令人失望。”MLA Ad Hoc Committee on Foreign Languages, Foreign Languages and Higher Education [外语和高等教育], 7. 国防部的 Everette Jordan 对此做了进一步讨论，她认为：即使外语专业的学生也需要再花 3-5 年的时间才能达到胜任工作的熟练程度。Everette Jordan,“National Briefing on Language and National Security”[国家语言与国家安全简报会], (remarks at the National Press Club, Washington, DC, 16 January 2002), http://www.nflc.org/policy_and_strategy/language_and_national_security/nflc_briefing_january_2002/full_transcript.

49. 空军人力与人事中心 2005 年春季简报会，主题：情报职业；幻灯演示：把语言留到第二任职期学习。

50. 参看注释 21，第 18 页，表 4。

51. 美国手语班曾出现过昙花一现的上升现象，从 1990 年不到 0.1% 的总注册人数上升到 2006 年的 5%。参看注释 21，第 3 页。为了本文研究目的，我们必须排除这种语言，因为也许出了美国就用不上它。根据聋人资源图书馆的资料，现在还没有通用手语。参看 Karen Nakamura,“About American Sign Language”[关于美国手语], Deaf Resource Library, http://www.deaflibrary.org/asl.html.

52. 参看注释 21，第 21 页，表 7b。

53. 阿拉伯语的初级班和高级班比率是 7:1；汉语是 7:2。这些比率出人意料地高，但朝鲜语的比率更高，达到 3:1。同上。

54. 参看表 308。有学位授予权的院校颁发的现代外国语言文学学位，按学位程度和学生性别排列：所选年份 1949—1950 到 2007—2008, Digest of Education Statistics, 2009,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http://nces.ed.gov/programs/digest/d09/tables/dt09_308.asp?referrer=list; 参看表 309。有学位授予权的院校颁发的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专业的学位，按学位程度排列：所选年份 1949—1950 到 2007—2008，同前。同年，大专院校还颁发了 2650 个外语硕士学位（其中 1,522 个是三大外语专业）和 773 个博士学位（其中 346 个是三大外语专业）。见表 308 和 309。

55. 参看表 310。有学位授予权的院校颁发的阿拉伯语、汉语、朝鲜语和俄语学位，按学位程度排列：1969—1970 到 2007—2008, Digest of Education Statistics, 2009,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http://nces.ed.gov/programs/digest/d09/tables/dt09_310.asp?referrer=list.

56. 2006 年有 466 所院校开设阿拉伯语课，而 2002 年只有 264 所；2006 年有 661 所院校开设汉语课，而 2002 年只有 543 所。参看注释 21，第 3 页。

57. Timothy Reagan,“Toward a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Less Commonly Taught Languages in American Public Schools”[美国公立学校开设小语种课程中的政治经济学], 参看 The Future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外语教育的前景], 125. Reagan 不仅根据语言因素，而且也根据它们在公立学校开设的可能性，列出了外语的层级，如下：

1 级：大语种（法语、德语、西班牙语）
2 级：小语种中常见语种（阿拉伯语、汉语、日语、俄语）
3 级：小语种中少见语种（葡萄牙语、意大利语、挪威语等）
4 级：小语种中不 / 几乎不见语种（所有非洲语言、大多数亚洲和大洋洲语言）
5 级：非语种（美国手语、世界语）

参看本注释，第 130—132 页。

58. 同上，第 131 页。

59.“Less Commonly Taught Languages”[小语种语言], Department of Classical and Moder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Texas Tech University, http://www.depts.ttu.edu/classic_modern/undrgrad/lctl/lctl.php.

60. Mary Ellen O' Connell and Janet L. Norwood, eds.,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Foreign Languages: Keys to Securing America's Future [国际教育和外语：保障美国未来的关键],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2007), 37. 这几位作者倾向于关注没有开设的语种课程，但不顾及军事中的任何实际应用。

61. 参看注释 21，第 16 页，表 2b。1980 年，五分之一的大专学校没有设置任何外语课程。参看注释 2，第 3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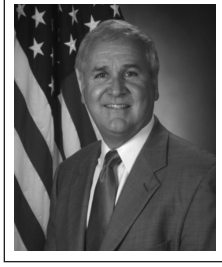
62. 参看注释 44，第 32 页。空军也许能从小学和中学招到需要的外语人才，因为那里聘用了许多（大约 25%）这类毕业生。同一个调查还发现，外语专业学士学位毕业生中有 2.2% 在“食品加工和服务行业”工作。国防部的 Stephanie van Reigersberg 也许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许多语言专业人员不到政府部门或军队应聘任何职务的原因：钱。她说，“外语知识根本不值钱。如果政府把外语专业毕业生仅定为行政 9 级（GS-9），你如何说服那些……可能去国际银行系统工作的人到政府来工作？”参看注释 48。

63. “新发现”是个相对的词。我们可以把要求军官掌握外语能力的号召追溯到几乎 50 年前。USAF/AFPDP 总部 1962 年 11 月的一份报告“军官学外语”引述了 1961 年 8 月 24 日关于军官外语训练的一封信，其中宣布了这一目标：“所有空军军官应掌握至少一门外语。”见此报告第 21 页。

64. 从 2003 年起，陆军就通过自己的 09L 口译 / 笔译人员计划积极招聘讲母语（主要是阿拉伯语）的人。根据国防部的资深外语权威人士 Gail McGinn 所言，这是一个“特别成功的计划。”House, Statement of Mrs. Gail H. McGinn, Deputy Under 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Plans and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Senior Language Authority, before the Hous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Subcommittee on Oversight and Investigations, 110th Cong., 2d sess., 10 September 2008, http://www.dod.gov/dodgc/olc/docs/testMcGinn080910.pdf., http://www.dod.gov/dodgc/olc/docs/testMcGinn080910.pdf. 根据这份文件的最新态势报告，陆军计划把这个项目从中央司令部责任区扩大到太平洋司令部和非洲司令部。”Army Culture and Foreign Language Strategy (ACFLS)”[陆军的文化和外语战略], 2010 Army Posture Statement [2010 陆军态势报告], https://secureweb2.hqda.pentagon.mil/vdas_armyposturestatement/2010/information_papers/Army_Culture_and_Foreign_Language_Strategy_(ACFLS).asp.

65.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Language Map: A Map of Languages in the United States”[现代语言学会语言地图：美国的语言地图],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http://www.mla.org/map_main.

66. 空军 ISR 局的年度“传感奥林匹克”外语竞赛对建立一个这样的项目将是极好的借鉴。若想了解其创新者最初的项目“轻松奥运会”，可参阅美国空军退役少将 Doyle E. Larson 的文章“ESC Commander Starts Comfy Olympics”[电子系统中心指挥官创办轻松奥运会], Spokesman Magazine, December 2004, http://findarticles.com/p/articles/mi_m0QUY/is_2004_Dec/ai_n15622859/?tag=content;col1. 欲知较近期的有关传感奥运会信息的介绍，参看 1st Lt Karoline Scott, “Sensor Olympics XXIX Honors AF ISR Agency's Enlisted Airmen”[第 29 届传感奥运会表彰空军 ISR 局的空军战士], Air Force ISR Agency Public Affairs, 10 November 2008, http://www.afisr.af.mil/news/story.asp?id=123123472.



约翰·康威，美国空军退役上校（Col John Conway, USAF, Retired），阿拉巴马大学文学士、文科硕士，现在阿拉巴马州马克斯韦尔空军基地的空军研究所担任军事防务研究员。他曾作为情报官服务于总部空军情报局、北美空防司令部，以及国家安全局等部门。他曾任乔治亚州罗宾斯空军基地的空军预备役司令部总部的资深情报官，并担任多个联队与中队级情报职务，包括在越南共和国嘉莱省波来古市第二直接空中支援中心执行野战任务。他的最后一个现役职务是空军预备役司令部总部缉毒支援处处长。退役之后，康威上校担任罗宾斯空军基地的 U2 部系统工程与技术援助合同顾问。2001 年 9/11 事件后他在乔治亚州戈登堡基地担任戈登地区安全行动中心文职顾问。他经常为《空天力量杂志》及空军大学网络版新闻 The Wright Stuff 撰稿。

免责声明

凡在本杂志发表的文章只代表作者观点，而非美国国防部、空军部、空军教育和训练司令部、空军大学或美国其他任何政府机构的官方立场。